禮記章句

衡陽王夫之譔

# 仲尼燕居

凡一章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女人渚反語魚鉅反下並同

周流謂汎應衆事徧周詳也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中陟仲反

席坐交也越席者子貢少於子張而先問也敬謹恪也

野者迫束無文之意恭莊遜也給者便捷足用而無實也勇者銳於有爲之稱逆者不順事理

子曰給奪慈仁

再稱子曰者良久更端而申說之奪者本有是心而因之喪失之謂野給逆三者皆德之累而野與逆其失易見惟給近於儆似習於禮者之爲而志氣外流交物不以其誠則雖有慈仁之心且喪失之矣是其爲害最大故特申言之

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 食祥吏反

過不及以用情言子産以惠養人其用愛過矣而不能敎未盡父母之道則有所過者即有所不及是過之終於不及也非果有能過者也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何）中也（夫防無反）

禮乎者疑辭再言禮者決辭也禮爲天理人情之極至斯無可過而循之以行自無不及也所以然者禮之所自制因乎夫人性情之交本有此喜怒哀樂大中適得之矩則而節文具焉聖人因而顯之爾則率是以行自與所性之大中合符而奚過不及之有哉

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惡烏路反好呼報反與以諸反

領猶治也全盡也言人好惡之情萬變不齊而禮以通衆情而斟酌之使天下之人皆得以遠所惡遂所好無所徇而自無不給乃所以無過不及而得其中也

然則何如

子游欲悉知其大用故問

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食祥吏反

天曰神人曰鬼郊社言鬼者以所配言之也昭穆猶言祖考饋奠祭奠喪奠死喪謂亡者射鄉射鄉飲酒食以禮食賓禮有公食大夫禮具禮飲賓仁者達其情而致愛敬之謂禮行情達則幽明遐邇好惡通而無有閡隔矣

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王道以人情爲極情深而文明幽明無二禮也此節之文屢見經傳所指各殊而郊禘之義深遠廣大隨所引而義著盖不可以一端盡也

是故以之居處句下文放此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

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處昌與反長丁丈反朝直遙反下並同

居處謂燕居坐立三族父族母族妻族閑進止閑習有法也此節言事得禮以成諸情達理得則分定人和事敘而功成矣周子曰中也者和也和則行之天下而無不逆矣

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錯倉故反下同

度高卑深廣之制量豆區釜斛鼎謂鐘鼎盤盂之屬時謂四時所宜周禮所謂視春視夏之類節洪細清濁之差式法制也饗謂尚臭尚味尚聲之宜也得其哀者喪服喪禮與哀稱也黨類也謂義類也體尊卑相臨之分施政事之施各以時地也加於身被服之也錯於前陳設之也此節言物得禮以成禮行而物皆得其宜也蓋物無定制以人之好惡爲則違其所惡而成其所好則人心安之而用無不宜矣

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

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治也其治者治直利反相息亮反卽事就事也倀倀罔昧之貌終夜長夜也手足無所錯不能行也耳目無所加不能明也揖讓無所制不知節也人之好惡無恆而事物之得失無據非禮以爲天則則雖有欲善之心而非過卽不及事不可得而治矣

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

而錯於前凡眾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眾也祖蓋相字之誤

策筭謀制飾制也無以相洽者不能達好惡以仁之而皆不適也

子曰愼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

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縣古消反行中還中鸞中之中俱彤仲反還似宣反齊疾資反

九者入門縣興一也升堂樂闋二也升歌清廟三也下管象武夏籥四也行中規五也還中矩六也和鸞中采齊七也出雍八也徹振羽九也皆不言而以禮樂相示者也大饗諸侯相朝而主饗賓也九者大饗皆有之而言四者行還之度和鸞之節人君之恆度出雍徹振羽祭祀所通用唯四者爲大饗之獨也事習其儀而通其精意也聖人已謂道合於聖人也縣興者金奏作也賓入奏納夏闋止也入門而興無先時者升堂而闋無後

時者揖讓周旋疾徐應節也下堂下管吹象而舞大武籥吹而舞大夏獻酢時所奏也序興夏繼武而作也行周行還折行和鸞主君以車出迎送賓之車音也出賓出雝雝詩徹徹賓俎振羽振鷺之詩此雜天子諸侯之樂器從禮也物事也示事以文德武功之事相勸進也禮樂之實中和之化發見於法象言不能及默不能藏所以達情昭德者皆即此以為用其翔洽於音容之表薰陶人心以相愉而相浹使人情自順至德自孚事功之起自鼓舞而不倦則所謂仁也易曰顯諸仁藏諸用其是之謂也身親行之自感通而喻其理故曰知仁至

教之顯無非仁之發見以移人性情故曰相示此與下篇天有四時地載神氣無非教也之旨其理本一故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在學者體驗而默識之爾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

理者事物始終循用之條理節者性情之所必至無過不及而順以相生者也作興起也事功皆成於動而始於作而無理則不成無節則不和故禮樂者不言之至教也

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繆眉救反

能者學而有德也繆乖也不達於情與物相乖戾也素

樸陋也無得於歡忻暢豫之幾則拘迫無文也詩樂二
者皆涵養性情之致而尤必積行純粹使儀文皆載誠
以行而後非虛飾也上文既極言禮之爲用廣大深微
此下二節乃推本躬行爲脩德凝道之原蓋一章之樞
要也

子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

人謂有德者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與以諸反下同

窮盡也子貢以夫子言能樂則禮不素故問夔能審樂
當窮盡禮之意

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夫防無反

偏不中也傳於此名謂獨以樂名也禮樂同原而互用中非和不行和非中不立雖古者禮樂始制之時則專官以求其獨至後世禮明樂備學者當旁通曲盡以交脩於禮樂不可以古人自恕也

子張問政

疑民不足以與於禮樂之教

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

前即上文所云政雖有科條禁告之繁皆本禮樂而推行之

子張復問復如字扶又反問樂錯之實

子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

此則民所不能與而非可錯以治民者也

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大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樂之之樂盧各反夫防無反朝直遙反

言論定當理也履之踐其所言也樂之忻喜不倦也物事也服體謂如衣服之附體委順而安也承事聽順也人君履中蹈和以躬脩於上而天下景從是卽禮樂之大原可以昭示臣民者蓋卽上文歸本於德之意而切言之也

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奧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室而無奧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

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長丁丈反

眾者盡人之辭治謂心安事理亂者心不安言不順而事不成也目巧之室築土縛木不勞規矩準繩以目力視之而成也古之義者謂自有室席車塗以來卽顯其義也遠近賓主也禮爲治亂之原而無物不有無事不著故極其用之極致雖非愚賤之所可與而先王推其躬行之實以務民義必舉夫人所可知可能而不可斯須離者立爲大綱以使民率繇之而政理興焉則益可無疑於政與禮之有殊用矣

三子者旣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

發開也謂若矇者之明復開也

右第一章

禮記章句卷二十八終

衡陽王夫之譔

孔子閒居

此篇之義與上篇相爲表裏上篇言其用之大而此篇言其體之微學者參觀而有得焉則體用同原之理亦可見矣凡一章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弟特計反夫防無反

凱愷通詩作豈樂也弟易也乎詠歎之辭禮樂者君子所以化成天下而爲元后父母之實者也然非達於其原則積之不厚而用之不宏五至三無之道所以達其原而深體之也至以存諸中者而言謂根極周洽而誠盡其理也無以發諸用者而言謂未有其文而德意旁通無不徧也横者彌綸充滿之意敗謂人情之缺陷知之察識而警於心也

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

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哀樂之樂盧各反

正疑視也塞充周也天地兩間之盡辭人君以四海萬民爲一體經綸密邇邇不泄遠不忘志之至也乃於其所志之中道全德備通乎情理而咸盡故自其得好惡之正者則至乎詩矣自其盡節文之宜者則至乎禮矣自其調萬物之和者則至乎樂矣自其極惻怛之隱者則至乎哀矣凡此四者之德並行互致交攝於所志之中無不盡善凡先王敦詩陳禮作樂飾哀之大用傳爲至教者其事雖賾而大本所繇和同敦化者皆自此而

出程子所謂有關雎麟趾之精意而後周官之法度可行此之謂也樂非侈物則和樂之中惻怛不昧或値其哀哀可生而不相奪也哀非喪志則悲戚之當心理交得遂其爲樂樂可生而不復滯也而詩與禮之交相成者愈可知矣蓋志之至者盡心者也盡心則盡性故情有異用而所性之德合容周徧此天德王道之樞大本之所自立而達道繇之以行者也存於中而未發固不可得而見聞矣乃函之爲志而御氣以周乎羣動天地之閒物之所宜事之所成經綸盡變而不遺則與父母於子存注周密而使各得其所之道同揆所謂能盡其

性則能盡人物之性者也

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

體制度文爲之成體者君子中和惻怛之德周徧流行無所間斷離聲容緣節因事而隆而盛於有者不息於無故文有所替而德無不逮其以酬酢羣有於日用之間者無非此也

子夏曰三無既得略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

近似也詩以道性情而先王之治理在焉故欲以爲徵而知其爲德之實也

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其居之反詩本作基

宥寬也密詳審也王者夙夜肇基以凝天命唯務行寬大之政以洞恐百姓則德意旁流上下忻洽不必弦歌鐘鼓而始爲樂也

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逮詩作棣特計反

逮逮盛貌不可選言初終一度不能選擇其孰肆而孰敬也君子莊敬日彊無時而懈不待賓祭之節有體制之可脩而始成乎禮也

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君子心存惻怛遇死斯哀雖在五服之外禮制有窮而

哀遽不舍不待衰麻而始爲喪也

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

大者體之廣矣者普之純盛者用之博服謂修行之也起發也從而見諸用必盡其善也

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内恕孔悲

和生於志而動物者氣志未敦篤則無以調御其氣雖欲和而不得矣不違者氣從志順無所乖忤也遲遲從容自得之意安於禮也恕者如心之謂樂生惡死人之

常情以己揆物而悲自甚矣三者根心達外而足於用也

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施羊豉反下同

既得者寬和之發行之皆順也翼翼盛貌施及四國皆有恩恤以及之也三者皆言發之盛用足而能擴充之則發之盛矣

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畜許六反

從者與民宜也志氣之發皆順合民情而無所拂也上

下和同威儀宣著人敬而親之也畜馴養也萬邦之衆
逆順哀情而惻恤之無閒也三者施行之宜必廣𦒿志
不特盡於己而擴無不洽於衆矣
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
孔明聞去道反
日聞者道日盛而令聞日廣也就成也將進也純德惻
怛之德純一不閒也孔明天下皆知其慈也三者謂𠒣
久而不渝也
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
孫子

起動也謂和氣感孚天人交動而應之也施及四海者
聲律身度爲萬方之表率也施于孫子謂慈恤之政垂
及後世也三者言其德盛化行之廣遠也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於天地
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勞郎到反
參者並建而互相爲用之謂勞安集之也聖人體五至
三無之德篤實光輝曲備萬物之經綸不因事物之至
而秉好惡以爲刑故周徧天下而非有所私也
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
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日齊之齊詩本作躋祖稽反假古柏反祇旨夷反

天至高明故無不覆地至博厚故無不載日月有明容光必照此天體之無私也聖人志函天下而詩禮樂哀之全體發已自盡者一皆无妄流行之實而天下之情理肅焉何私之有哉齊備也日齊日升也昭明假字也遲安和貌祇敬奉也引詩而言商之先君皆奉若天道至於湯而德盛於躬無所不備而奉天以行者益敏於行以充其微德之量日升於高明與上帝之德委曲相

應乃以受命而王天下爲民父母此言聖人之德與天地同體以申上文五至之義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四時之成因乎天道之運運乎東西則爲春秋運乎南北則爲冬夏寒暑溫涼於是而序溫暑則爲風雨涼寒則爲霜露神氣者五行生化之撰載者承受推行之謂神氣之推行舒而廣則爲風專而迫則爲霆以流盪翕聚使萬物自微至著而形成焉露潤萌芽發露也教者道之秩敘顯以示人者也天地之化推移流動不間於

有無時行物生普徧恆久行於聲色象數之中而不待聲色象數而始有即中和惻怛之原禮樂哀戚之藏也

此天用之無私也

淸明在躬志氣如神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惟嶽峻及于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耆時利反

淸明在躬合天之化也志氣如神合地之化也耆欲民情之欲得者也至其相待之時也開利導之也先未求而得也王者禮樂哀戚之德恆施不倦則天地之神化

皆備於己不俟人情之既啟而蚤有以給民之求以同其憂樂是如天之降雨地之出雲行乎其無所待而澤流焉則民之敬信以悅不召而孚矣嵩高大貌申申伯甫仲山甫皆宣王之賢臣翰翼也四國以諸侯言蕃衞也四方以民言宣播上之德也引詩而言周道之盛通於山川契於天地故天地之化效其大順施於孫子而妝作人之效則惟文武之德不顯亦臨無斁亦保中和惻怛之施不倚聲容緣飾而推行皆在是以周徧廣遠無所私而父母之道配於天地也此二節言聖人之德與天地同用以申上文三無之義

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之王之王于放反聞亡運反令善也弛聞名也弛詩本作矢陳也文德禮樂之精意大下王道大行也總結上文言王者之興必德盛於己體立於至善而用徹於無文則爲天下後世所景從斯以爲民父母而與天地參矣書曰天地萬物父母元后作民父母誠能盡豈弟之實爲民父母卽與天地合其德非有異也

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蹶居衛反

蹶然忻躍貌負牆問畢退也承膺服之也此章推本禮

樂之原乃天地中和洋溢充塞之化爲喜怒哀樂未發中之天則而大用流行無有間斷達於此者惟盡性誠身以修之於己乃以徵諸庶民建諸天地皆緣此而推行之其義與中庸中和位育之旨相爲發明至深切矣

右第一章

禮記章句卷二十九終

禮記章句卷三十

衡陽王夫之譔　　船山遺書十三

## 坊記

此篇與表記相爲表裏坊者治人之道表者脩己之道修己治人之實禮而已矣性之所繇失者習遷之也坊習之流則反歸於善而情欲之發皆合乎天理自然之則矣習俗氾濫以利其情欲者爲凡民之所樂趨故坊之也不容不嚴是以篇內多危急之辭而疑於人之難與爲善然苟達其立言之旨以與表記參觀之則易所謂遏惡揚善順天休命之理於此著焉而不與荀卿之

說相類不然且將疑禮之猶不足以坊民而老莊名法之說且繇此而與是所貴於讀者之善擇也篇內所引夫子之言皆單詞片語而記者雜引詩書參以己意以引伸之石梁王氏乃以是而疑其非聖人之書則固矣

凡二十二章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辟匹賜反與以諸反

此三句孔子之言以下則記者所釋後放此言之者謂嘗有此言可引以爲徵也道正己率物之教蓋卽禮也民性至善天理人情自有其節唯不足於善斯惡矣坊

者使足乎善以止惡也

大爲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坊德者坊德之過不及而制之中所以坊君子之失也命令也制也中人以下者不能自彊於禮徇情而淫泆徇形而從欲故爲之刑法禁制以輔禮而行葢因人情之下流不得已而以維禮之窮者也

右第一章　此章乃一篇之綱領其下二十一章皆以詳著此篇之意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

此一節孔子之言約者困束不自得之意亂謂僭越犯上也

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慊葢嫌字之誤戶兼反

制富貴者分田制祿班爵之法也財各稱其所用則不足以驕而不至於約矣嫌疑也貴賤有等不相疑似也益漸也亡消也

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好呼報反樂盧各反幾居稀反

此一節又孔子之言好樂謂尙志求樂闔輯衆不爲暴亂幾鮮也賢者之行不可輕望之常人

詩云民之貪亂寧爲荼毒

貪亂以貪而亂也荼苦毒害也志欲不厭雖自附於亂而不恤

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

制建也千乘者六萬四千井之賦乘繩證反爲地方二百五十一里有奇蓋周制大國地方五百里公食其半餘以爲卿大夫之采地也都城大夫之邑城雉者以雉飛之高下遠近爲準高則一丈長則每雉三丈百雉以周圍言之

凡三百丈爲五百步徑一百二十五步於諸侯之城參之一也百乘六千四百井之賦爲地方八十里

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

畔謂逆背王制兼并犯上諸侯謂侯國兼大夫而言言猶有者謂坊民而民猶然使不爲之坊其亂愈亟見先王不得已之深意也餘章放此

右第二章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夫防無反別皮列反

此一節孔子之言章顯也而貴相疑其辨甚微爲之差等以明之而夫人皆喻其別也

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

位非次也讓謂不敢踰分而爭

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

此一節又孔子之言土中國也尊者因事之所特敬如祭之尸燕之賓之類上亦尊也

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

不稱王善則子之爾君諸侯天子稱天以誄諸侯則否諸侯嗣子稱主君大夫則否時或有僭之者夫子定喪

禮而正之名正言順而上下之辨民無不知矣後世歐陽永叔創爲不沒其實之論以文其猥議之邪而司馬君實蘇子繇不察而以說經修史惑耳目亂正統獎僭逆亦異於聖人之爲教矣

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相息亮反盍苦遏反

詩逸詩盍旦一名鶡鳥夜鳴不已如求旦然患之惡其聒也反靜而躁求非所得臣干其君之象也亂人耳目必見惡矣

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

此一節文孔子之言同車參乘也不同服者禮車右虎

褻御者狠褻又御者恆朝服是也同姓有相代爲君之

道故分別尤嚴

示民不嫌也

記者釋夫子之言也嫌者倉卒不辨屬目或誤也

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

得者言惑民得從以成乎弑也同姓弑君其惡尤甚故

坊之必嚴

右第三章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

此一節孔子之言賤者位之卑貧者祿之薄安卑處約

爭怨不作已亂之道也

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

食祿也浮過也人謂已之才能品詣

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朝直遙反

此一節又孔子之言惡粗惡齒謂長者位祿位就賤辭尊居卑也此節即他章以此坊民民猶踰之之意下復引詩及夫子之言以申之屬詞參差讀者勿泥之

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相怨一方背憎也已窮極也亡謂覆家傾國不讓則爭

妒興而禍亂作推其所自皆唯自謂能堪而不知人浮於食之過也

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則民作讓

此一節又孔子之言貴人謂尊獎之賤己自遜不能也

先後以受利祿言

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

於君猶然況己乎於名猶然況實乎

右第四章

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偝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

此一節孔子之言不偝謂不棄恩忘死亡者出疆在外存者在國者也託如孟子云託其妻子而之楚遊之託

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畜詩本作勗吁欲反寡人孤幾之稱引詩衛莊姜之言謂戴嬀勉己以思先君不背死也

以此坊民民猶偝死而號無告號胡刀反告古沃反號無告謂死者之子孫見虐而無所訴也

右第五章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則民興藝

此一節孔子之言人成人有德者技藝皆言才也車謂家富有車乘以德才爲貴而不以富貴相尚則人皆退務進修而不爭榮寵矣

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言所以自衒而求祿者君子務進修而不急人知故其言若不足小人飾言以干祿故行能未逮而先言之有國家者貴德而不以爵祿爲尚則小人無所售而君子進矣然以此立教而先言之小人猶競進不已則亦大爲之坊而民猶踰之苟誇祿位以奔走天下如漢帝所云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則廉恥道喪不可復挽詹山

蘇氏權術籠馭之說其爲世道人心之害豈淺鮮哉

右第六章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

此一節孔子之言酌擇取也天戴也人君發政施仁謙道自己然必參酌衆論之宜而後民知戴焉葢民雖愚而不自愚以賢與賢加之則雖政得其理而民情若抑唯貴不自貴賢不自賢有善必取於民而後民情皆順也

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犯逆也信讓謂誠能讓也酌民言而揚其善也有言謂有所謀議也芻蕘樵蘇者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益亡

此一節又孔子之言人臣民也不爭不與上競善也怨怨不見用

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

履詩本作體謂占兆也謀已定而猶取決於占兆則爭怨息而無有咎之者矣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

此一節又孔子之言謂民化之亦歸美於君也

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度徒落反

考稽也度營也正定也武王遷鎬既詢衆庶而猶決之以卜乃民終歸成功於武王民之不敢不讓也此上六節皆言人君讓善於臣民之道

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

此一節又孔子之言作興也臣能盡忠於君而民化之也

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於內女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告古沃反女人渚反於哀都反

乎蒲烏反

君陳者周公之子伯禽之弟爲周大宗此書篇名乃王命其尹東郊之辭也順遜也顯明言是爲明良之臣也

此二節言人臣讓善於君之道

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

此一節又孔子之言

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大他蓋反

克勝也無罪罰不獲罪於天地人民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

此二節又孔子之言弛忘也微尊尚之也

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論當遐反）

凡篇內所述子云皆夫子之逸言輯論語者所未收故此以篇名別之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見周書無逸而曰高宗云者謂記高宗之事也不言者因先君之政不自出命令也讙民悅之也此四節言人子讓善於親之道讓善者教讓之本以坊民之爭者也然臣子之於君親引咎推美自其天性之不容已而人君之取善於下亦其好善之誠初非以坊民故而矯爲之但讓道行而

爭自止則亦有坊之道焉故此章不言以此坊民其旨微矣此之不察則將爲老氏者下之說以濟其欲取固與之術以愚誘其民而道裂矣

右第七章

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

此一節孔子之言忿舊說以爲怠字之誤是也微諫見微而諫不倦謂諫而不從起敬起孝又復諫也勞任勞事也

詩云孝子不匱

匱竭也心常任親無有窮已則怠倦勞怨之情自不作

矣此二節孝道之本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

此一節文孔子之言睦和輯也黨親屬也

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

合族合之於祭燕也昭穆咸在所以合一本之本合者也令善也病閒曰瘉交相爲瘉者如病作瘳作劇此欲解而彼又爭也兄弟者本一人之身也唯孝子之不忘此則如耳目口體不相妨而互相愛有餘裕矣不孝者情不相恤而更爲嫌隙如首欲寒而足欲溫肝欲補而

肺欲瀉則一人之身而不相爲容終亦必亡而已矣

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衣其之衣於既反

執執友也此謂與父執爵位相等者時往見之可以乘己所得乘之車而往而必降服不敢與之相擬益車行於道路以章貴賤之別而止於門外不偪主人衣則侍坐之頃兩貴相臨非以崇敬矣凡車之制卿夏縵大夫墨車士棧車衣之制如元裳雜裳之類此及下二節皆孔子之言二稱子云者言非一時雜引之也此上三節言孝道之推

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 養餘亮反

小人之養直情徑行之愛非所以愛其親也

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

位弔喪助祭俱爲賓而必異其列也厚者無在不然之意子必退而父必不屈也

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 辟必益反

辟君也人君於子有君之尊有父之親若自簡媟失君父之道則辱其先矣此二節申上文而言人子於親不可不敬而爲人父者必示之以敬乃以敬身而孝於其先蓋孝道之極致也

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歎

言論說也閨門內寢門戲歡嬉也此又引夫子之言以申上文之意父子雖各盡其道而子不敢以慈望其父雖主於敬而眞愛不忘非矜莊嚴厲以爲敬也

君子以此坊民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

厚於慈者必薄於孝也夫父子之親其爲天性之愛一也而親始者所以敦其本逐愛者乃以流於私而善惡分矣人之常情暱而驕待養而期報則惟知有子而忘其親禽獸餔衛其子生死以之而不知有父母是蓋人禽之界不但君子野人之別也蓋人之用愛也易而用

敬也雖謀利者多而顧義者少則於子不患其不慈而非果惻隱之眞心所發見也記者以厚慈爲惡之大其於天理人欲之辨嚴矣而近世盱江羅氏論大學如保赤子之義輕孝弟而重言慈其滅裂天理驅斯人於禽獸之行可勝罪哉

右第八章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長丁丈反

長民謂有天下國家者人君嗣立無父可事以老近於父而敬之亦追孝之思也

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修宗廟

敬祀事致民追孝也

主練主木用栗有事言有所尊事不使託於無也此二節雜引孔子之言以明追孝之義

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

沒而忘之

右第九章

子云敬則用祭器

此一節孔子之言敬謂饗食大賓祭器籩豆簠簋之屬以祭器為重不在華美也

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菲敷尾反

非薄也沒捹也禮所必行不以物爲損益也

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食祥吏反

親饋者黍稷牲肺不親饋者魚腊醬湇不祭則亦不食矣無禮謂非禮所重

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寔受其福

寔易作實義同禴祭春祀物不備者受福謂神享之誠敬斯享不在物也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

德惠意也

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

示者示義之所重輕使民推之

右第十章

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齊側皆反醍他禮反

此一節孔子之言戒散齊齊致齊承奉也醴酒醴齊醍酒緹齊澄酒清酒在室以獻尸在堂以獻賓下堂下以酬士三酒厚者在下薄者在上不貴厚味戒淫湎也尸

飲三賓飲一者主人主婦賓長三酳而後獻賓上下尊卑也因者卽祭之尊酒牢肉也族人同出於一本與其食先德也

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

室中主人事尸堂上之賓觀之以爲禮節堂下衆士觀堂上之賓以爲禮節上下齊壹而致其敬也

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卒子律反

卒盡也笑語謂於旅也獲謂相得也此下蓋有闕文

右第十一章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

此一節孔子之言讓當作上謂自門升階而登堂也加斂也自始死至葬斂遂之以安之也

浴於中霤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飯扶晚反

中霤當室中客位西階

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偝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卒子律反

弔既葬而弔也偝逆也弔以哀慰生者非送死之事故於家爲順也卒事謂死而歸土則事已竟禮不贅設所以奠幽明之位而安死者也

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

諸侯有之則其下可知矣

右第十二章

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

此一節孔子之言升自客階謂反哭時賓位西階上不爭謂無汲汲於得國之心

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殺與弑通武吏反

魯春秋謂孔子未脩時魯史周禮所書必謹奚齊未踰

年故稱子卑踰年稱君
以此坊民子猶有弒其父者
右第十三章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弟特計反 長丁丈反
長謂官之正長
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
貳如鄭伯貳於楚之貳有異心也以事父兄之道事君
長不容有貳矣不謀仕者不預憂其不合而謀他仕也
卜之日者有故當去義不可留卜其所往然後命龜之
辭稱二君以決從違也

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爲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

不疑者不疑父之親而不尊君之尊而不親也有其身謂僭勞役也上下者父子之間有君臣之義也此節反覆申明尊親一致忠孝一理以明孝以事君之義

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

孝衰而忠亦薄矣

右第十四章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幣之先蘇佃反

此一節孔子之言禮者相見之禮既相見乃奉幣帛以修好蓋乎己者之謂事利祿外也

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凶

利貪也無辭謂無處之饋情以私愛相贈遺也相尚以利不得則怨怨則爭矣弗能見謂不能修相見之禮以見己不視甚絕之之辭田閼二歲耕一歲曰菑歲常可耕者曰畬古者授田田萊相半以均勞逸不受菑而盡取畬好逸而貪也

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行胡孟反

賤輕也

右第十五章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

此一節孔子之言盡盡取之遺忘也

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

秉禾把穧禾穗謂穫斂所遺忘利賴也田畯斂其餘以賜寡婦也田謂有祿田可任人民田獵以供賓祭者不稼不漁不與民爭利也

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

食時因四時之常膳力珍謂力求珍異此句疑脫故國君三字坐謂燕居常食也賓祭則俎用羊羹用犬燕食則不殺蓋奢則必吝儉者不奪人也

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菲敷尾反）

葑菲皆菜名下體葉也草木逆生根爲首葉爲尾葑菲之葉嫩可茹老則粗惡而根常可食喻不當以衰老見棄也唯相恤之德始終能踐其言則可以託死生矣此貧婦見棄於人之詩引之以明不當趨利而棄義也

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

忘義爭利亡身之道也

右第十六章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

夫防無反

此一節孔子之言男女之際不大明其別則無往而非嫌章其別則無嫌矣紀者父子君臣之所自正以維繫人道而別於禽獸也

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

昏禮納幣先以使往親迎壻乃見女父母

以此坊民民猶自獻其身

自獻舞將莊公楚子頵之事

右第十七章

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蓺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取七句反下同從即容反此節陳氏序於上章之無別也之下今從古本

橫從一南一東愉禮之必有經理也告父母者父母在受命而行父母沒則告廟若娶同姓則不可以告宗廟而命媒氏矣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此一節孔子之言厚者遠而不忘之意

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去郞鄭反卒子律反

魯之舊史稱吳孟子孔子刪去吳字內以諱爲貶

右第十八章

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

此一節孔子之言交爵謂相獻酢祭則主婦獻尸尸酢之

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繆莫六反

陽國名春秋齊人遷陽地葢近齊河東又有古陽侯國

二者未知孰是繆謚也其國未聞大饗諸侯相朝而饗

也古禮夫人亞祼因陽侯之亂遂使宗伯攝之

右第十九章

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

見其親戚與俱見者

君子以辟遠也辟毗義反遠于願反

以辟嫌故而遠之此記者釋夫子所言之意

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

大故謂水火死喪

以此坊民民猶以色厚於德

於色厚則於德薄矣

右第二十章

子云好德如好色（好呼報反）

詳見論語蓋㮣括孔子之言而引之以知篇內所述皆節取聖言以爲微非夫子之意本云然也

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遠于萬反）

漁色謂內取於國中也今制禁以部民子女爲妻妾益本諸此

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

其疾

男子所親者不問其疾不問其何疾嫌相媚也

以此坊民民猶淫泆而亂於族

右第二十一章

子云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受壻恐事之違也

迎魚慶反 見胡甸反

舅姑女父母謂吾甥者吾謂之舅其妻亦謂之姑也承奉也恐事之違者欲及時成禮也

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

謂已納幣而更有所許遂親迎而背之不隨夫行也

右第二十二章　此篇所論皆言君臣父子夫婦之大倫其第十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明義利之重輕則兄弟友朋厚薄合離之本皆人之大倫而先王所以立民極者也

禮記章句卷三十終